

陸士龍文集卷第八

晉清河內史書。吳郡陸雲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與平原書

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薦席具寒夏被七枚介  
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  
寸餘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狀刷膩處尚可識踪批  
剔齒纖縊皆在拭目黃絮二在垢垢黑目淚所沾滂

手衣卧籠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  
又作歧案以卧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  
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  
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析之見  
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  
間數前已白其總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  
竒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  
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  
北有閣道去殿文內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  
可得見也

一曰三上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  
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省曹公遺  
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作弊屋向百年于今正平  
夷塘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知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也

雲再拜前省皇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  
之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爲小潤色之可  
成佳物願必留思四言五言非所長頗能作賦爲欲

作十篇許小者以爲一分生於愁思遂復文誨欲得  
雲論間在郡紛紛有所鈎定言語流行斷絕欲更定  
之而了不可以思慮今自好醜不可視想冬下體中  
佳能定之耳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  
思困人亦不事復及以此自勞役間居恐復不能不  
願當自消息謹啓

雲再拜祠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論常佳然了不  
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再過便  
上口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然此文甚自  
難事同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綺用此已自爲洋洋其  
若少明詩亦未爲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  
今重複精之一日見正叔與兄讀古五言詩此生歎  
息欲得之謹啓

雲再拜二祖頌甚爲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  
作又欲成貧儉家無緣當致兄此謙辭又雲亦復不  
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民不輟歎一句謂  
可省武烈未得有吳說桓王之事而云建其孤恐太  
祖不得爲桓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白兄作遊

四五七七  
不接乃書  
刻者以  
刻者以  
細觀文  
宗叔似  
不乃所以  
岸香佛  
誤者因  
中有二  
意其指  
頃及劉  
頃中者  
廣雅通  
不可作

仙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言耳二頌不減復  
過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歲暮賦甚欲成之而  
不可自用得此百數十字今送不知於諸賦者不罷  
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必  
過之想終能自果耳謹啓

雲再拜兵真凶事生來初不見習頃觀之正自使人  
意惡羊腸轉時極佳問人皆不解何以作此轉雖云  
欲相泄恐此正自取耳說之不能工願兄試一說  
之張義元答貞淵之昆命流崑崙吐河不體正自似急

水中山石間是人謂面縛者但言之辭不工耳不知  
此中語於諸賦中何如頃曰極匆匆病一十當出略  
通曰在馬上此不可諧又恐信不及兄令以因休祖  
致又力作無錫書極無賴甚不備具如是更白問於  
中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虓闕之將雄聲泉踊逸氣  
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寞  
先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教斯  
謐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戒萬夫翕而咸和治安步

卷八  
第十頁

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總干以乘言退揮旅而星  
羅禮既畢歸旅將振尋縈負轉因瀨蓋旋若疾流之  
繞駿沉驚颺之靡狂塵羊腸轉時命屏翳以夕降式  
飛廉而朝興涂蒙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陪峻臣  
於彫輅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風肅其來  
應士憑勢而響駭馬噓天而景凌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絕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  
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為之次第  
省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實為清妙恐故復未得為凡

賦之最凡文自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  
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凡呼爾  
不誅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發  
頭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  
故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減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  
多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啓

雲再拜祠堂贊甚已盡美不與昔同既此不容多說  
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見弔少明殊復勝前弔蔡  
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恐弔蔡君故當為最

使雲作文好惡為當又可成耳至於定兄文唯兄亦  
怒其無遺情而不自盡耳丞相贊云披結散紛辭中  
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銘此但頌實事耳亦謂可如兄  
意真說事而已若當復屬文於引便當書前銘耳謹  
啓

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  
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  
相去辯亡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吳書  
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

君傳今當寫送兄體中佳者可並思諸應作傳及作  
引甚單常欲引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雲方欲更作  
引述思賦黨自竭厲然雲意皆已盡不知本復何言  
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願兄且以  
伯聲兄弟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因欲遠言大體  
欲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  
可出不故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  
大文難作庶可以為關雎之見微謹啓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悅澤嘗

引字為宗  
板為三頁  
起注刻深  
接名在宗  
本接此在宗  
十三頁第九  
行彼見之  
微之

引七章  
本接宗  
本行歌  
本下注  
本為若  
十三頁第九  
行彼見之  
微之

憶兄道張公文子論文實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  
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  
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  
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為爾不茂曹碑皆自是蔡  
氏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數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  
美愚以無疑不存三祖贊不可聞武帝贊如欲管管  
流澤有以常相稱美如不史願更視之小跛幾而悅  
奕為盡理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  
此乃出自然張公在者必罷必復以此見調不知九  
慙不多不當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才  
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為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  
欲得遲望不言謹啓

雲再拜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  
不乃重之兄詩多勝其恩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丘  
其弔夷齊辭不為偉兄二弔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  
工正當以此言為高文耳文中<sub>有</sub>於是爾乃於轉句  
誠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無又於文句中自  
可不用之便少亦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往曾

陸士龍集卷八  
以兄七羨回煩手而沉哀結上兩句爲孤今更視定  
自有不應用時期當爾復以爲不快故前多有所去  
喜霽俯煩習均弔誠重離此下重得如此語爲佳思  
不得其韻願兄爲益之謹啓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  
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  
種文屯爲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  
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  
作此曹語若消息小往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  
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  
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真玄盛稱  
九辯意甚不愛

雲再拜頃得張公封禪事平平耳不及李氏其文無  
比恐非其所作欲見此公劉氏世頌有信願付雲頃  
又爲輔吳奮威作頌欲愈前頌然意並不以快遣信  
當送九愍三賦脫然謂可舉意假彼頌便有怯處想  
無又間便可耳大類不便作四言五言謹啓

雲再拜誨二賦佳久不復作文又不復視文章都自



無次第文章既自可羨且解愁忘憂但作之不工煩  
 勞而棄力故久絕意耳在此悲思視書不能解前作  
 二篇後為復欲有所作以慰小思慮便大頓極不知  
 何以乃爾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  
 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不能今佳而羸瘁累日猶  
 云愈前二賦不審兄平之云何願小有損益一字兩  
 字不敢望多音楚願兄便定之兄音與獻彥之屬皆  
 願仲宣須賦獻與服繁張公語雲云兄文故自楚須  
 作文為思昔所識文乃視兄作誅又令結使說音耳  
 兄所撰願且可付之此有書者更校善書送信還望  
 之謹啓

雲再拜疏成高作未得去省登遐傳因作登遐頌須  
 吏便成視之復謂可行今並送之尚未定利及比信  
 今更有何所損益後八人了無事合會之才得二篇  
 耳索度是淫鬼無緣在此中故不可作頌愁邑忽欲  
 復作文臨時轍自云佳小久報不能視為此故息意  
 文欲定前於用功夫大小文隨了為以解愁作爾今  
 視所作不謂乃極更不自信恐年時間復捐棄之徒

自困苦爾兄小加潤色便欲可出極不苦作文但無  
新奇而體力甚困瘁耳謹索幼安在此今之草今住  
一弘不呼作工謹啓

雲再拜誨頌兄乃以為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綺  
如謂後頌語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九愍如兄所誨  
亦殊過望雲意自謂當不如三賦情難非體中所長  
欲徧周流雲意亦謂為佳耳然不云甘愈於與漁父  
吾今多少有所定及所欲去留粗爾今送本往不審  
能勝故不意亦殊未以為爲了南去轉遠洛中匆匆少

暇願兄勅所遺留為當爾可須來不佳思慮益處未  
能補所欲去徹與察皆不與日韻思惟不能得願賜  
此一字雲作文如兄所論已過所望况乃當敢今兄  
有張蔡之懷得此乃懷怖也謹啓

雲再拜誨歲暮如兄如所誨雲意亦如前啓情言深  
至述恩自難希每憶常侍自論文為當復自力耳雲  
意呼發頭但當小不如復耳兄乃不好者試當更思  
之所誨雲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實有可爾者登樓  
名高恐未可越爾楊四公黃胡頌恐此不得見比聞

兄此誨若有喜懼交集祖德頌無大諫語耳然靡靡  
清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兄文方當  
日多但文實無貴於爲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饜其  
多也屢視諸故時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  
難復過九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  
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  
意精時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  
息絕工矣兄誨又爾故自是高手謹啓

雲再拜蔡氏所長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  
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絕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  
亦云兄新申多之不同也典當故爲未及彥藏亦云  
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  
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雌耳張公父子亦  
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兄賦復不皆過其便可可  
不與俱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得無疑久勸兄兄爲耳  
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語縹類長之能事可見幽通  
賓戲之徒自難作賓戲客語可爲耳荅之甚未易東  
方士所不得全其高名頗有荅極謹啓

雲再拜誨九愍如所勅此自未定然雲意自謂故當  
是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謂其與漁父相見以下盡篇  
為佳謂兄必許此條而淵弦意呼作脫可行耳至兄  
唯以此為快不知雲論文何以當與兄意作如此異  
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記說耳又見作九者  
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說唯兄說與漁父相見  
又不大委曲盡其意雲以原流放唯見此一人當為  
致其義深自謂佳願兄可試更視與漁父相見時語  
亦無他異附情而言恐此故勝淵弦兄意所謂不善

願疏勅其處緒亦欲成之今出意莫更感如惡所在  
以兄文雲猶時有所能得言雲前後所作謹啓

雲再拜誨前二賦佳視之行已復不如初昔文自無  
可成藏之甚密而為復漏顯世欲為益者豈有謂之  
不善而不為懷此不成意想兄已得懷之耳有作文  
唯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蟬賦二千餘言隱士賦  
三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事文章實自不當  
多古今之能為新聲絕曲者無又過兄兄往日文雖  
多瑰鑠至於文體實不如今日間在洛有所視已當

不字家本  
八百起

赦而比更隆以今意規文見此直更以為不盡善文  
罷云故日向人歎兄文人終來同殆以此為病張公  
文無他異正自情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佳兄文  
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自兄可因今  
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鈞除差易為功力誨已定敬  
長誅意當闡與兄合雲久絕音於文章由前日見教  
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為復欲有所為以忘  
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羞出之而以中殊  
不可以思慮腹立滿皆便熱亦試可悲間視大荒傳  
欲作大荒賦既自難工又是大賦恐交自困絕異往  
經比干墓悵然欲弔之無又即意又事業

雲再拜張公藏誄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五言  
詩由已而言耳玄泰誄自不及士祚誄兄丞相箴小  
多不如女史清約耳恐兄無緣思於此意猶云何而  
兄乃有高倫更復無意雲故曰不作文而常少張公  
文今所作兄轍復云過之得作此公輩便可斐然有  
所謝故自為不及諸碑藏輩甚極不足與校歌亦平  
平彼見人讚叙者當與令伯倫吳百官次第公卿名

伯略盡識少文當具頃作頌及吳事有愴然且公傳  
 未成諸人所作多不盡理兄作之公私並叙且又非  
 常業從雲兄來作之今略已成甚復可借事少功夫  
 亦易耳猶可得五十卷謹啓義高家事正當付令文  
 耳弟彥古昔作吳事云三十卷可令欽求謹啓

雲再拜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  
 事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為作傳  
 不可著儒林中耳不大識唐子正事愚謂常侍便可  
 連於尚書傳下書定自難雲少作書至今不能令成

日見其不易前數卷為時有佳語近來意亦殊已莫  
 莫猶當一定之恐不全此七卷無意復望增欲作文  
 章六七紙卷十分可令皆如今所作輩為復差徒爾  
 文章誠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謂此為足今見已向四  
 卷比五十可得成但恐胸中成癩爾恐兄胸疾必述  
 作人故計兄凡着此之自損胸中無緣不病作書猶  
 差易讚叙亦復無幾年歲根之猶當小復謹啓  
 雲再拜一日會公大欽欣命坐者皆賦諸詩了不作  
 備此日又病極得思惟立章復不為乃倉卒退還猶

復多少有所定猶不副意與頌雖同體然佳不如頌  
 不解此意可以王弘遠去當祖道似當復作詩搆作  
 此一篇至積思復欲不如前倉卒時不知為可存錄  
 不諸詩未出別寫送弘遠詩極佳中靜作亦佳張魏  
 郡作急就詩公甚笑燕王亦似不復祖道弘遠已作  
 為存耳兄園蔡詩清工然猶復非兄詩妙者雲詩亦  
 唯為彼一語如佳先已先得便自委頓欲更作之昔  
 如已身先此篇詩了不復何佛識有此語此語於常  
 言為佳謹啓

雲再拜久不復作文了無復次第真玄昔屢聞周侯  
 至論前比霖雨此不人亦作愁霖賦好醜見教又因  
 人見督自愁慘又了無復意此家勤勤難違之亦復  
 毒此雨憂邑聊作之因以言哀思又作喜霽今送雲  
 作為易得耳窮不好故都絕意此間人呼作者皆休  
 故不得有所送不審此何成已出之故為存不棄耳

謹啓

雲再拜一日視伯喈祖德頌亦以述作宜褒揚祖考  
 為先聊復作此頌今送之願兄為損益之欲令省而

此字宋本第  
十一頁起

陸士龍集卷八

十五

正自輒多欲無可如省碑文通大悅愉有似賦愚謂  
小復質之爲佳前作此頌書之行欲遣信以白兄昨  
聞有賦消息愁憤無賴既冀又然又已成書聊以付  
信耳尋得李窳勸封禪草信自有才頗多煩長耳令  
送間人又有張公所作已令寫別送臨紙罔罔不知  
復所言謹啓

近得洛消息勝永適去二十日書彥先訪爲驃騎司  
馬又云似未成已訪難解耳敬屬司馬參軍此間復  
失之恨不得與周旋戴允治見訪大司馬謹啓

雲再拜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唯  
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雲所如  
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輒云欲  
燒筆視以爲此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  
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  
之不知兄盡有不李氏云雪與列韻曹便復不用人  
亦復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難得正謹啓

近日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殲一箇今送以見  
兄下道有古方泉其銘如此不審兄頗曾見此書種



稷不近因魯引以問祕中書謹啓

雲再拜令送君苗登臺賦為佳手筆云復更定復勝此不知能愈之不其人推能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餘卷不肯出之視仲宣賦集初述征登樓前耶甚佳其餘平平不得言情處此賢文正自欲不茂不審兄呼爾不真玄亦云兄文當作宣輩宜得此巍巍耳愁霖喜霽來自委頓恐此都自易勝謹啓

雲再拜誨頌兄意乃以為佳甚以自慰今易上頌不知差前不佳者願兄小為損益令定下云靈旂電

景字宗本  
十四頁起

揮囚兄見許意遂不恪不知可作蔡氏祖德頌比不景猷有蔡氏文四十餘卷小者六七紙大者數十紙文章亦是為多然其可貴者故復是常所文耳雲頃不佳思慮胸腹如鼓夜不便眠了不可又以有意兄不佳文章已足垂不朽不足又多謹啓

雲再拜稽紹周弼並處事不值免詔甚切甚念之悚息胡光祿亡宿士可痛含郊還云滔中書散騎並缺是其才不知何以乃古之謹啓

雲再拜頃哀思更力成歲暮賦適且畢猶未大定自

陸士龍文集卷第九  
呼前後所未有是雲文之絕無又憶兄常云文後成者恒謂之佳貞小爾恐數自後轉不如今且欲寄之既未大定又恐此信至兄已發當因著洛謹啓  
雲再拜兄前表甚有深情遠旨可耽味高文也兄文雖復目相為作多少然無不為高體中不快不足復以自勞役耳前集兄文為二十卷適訖一十當責之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謹啓

陸士龍文集卷第九

陸士龍文集卷第九

晉 吳郡陸雲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啓

國起西園第表啓 宜遵節儉制

郎中令臣雲言伏見西園大營第室雖未審節度豐儉之制然用功甚嚴竊懼事不得濟愚臣管見輒敢瞽言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淵嘿訓世以儉卽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崇屢發明詔厚戒豐

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凌遲家競盈溢漸漬  
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  
衆庶嘆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未及極偉時手詔追述  
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刑于四海清河王毀壞城  
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憮然臣慮以先帝遺教  
日以凌替聖上愛勤猶未之振今與國家崇大化追  
闡前蹤者實在陛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  
示民知禁竊謂第室之設可使儉而不陋凡在崇麗  
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民望且自開創

國之用事從節省而方於此時大造第宅又非聖意  
從簡之旨臣以凡才殿下不以其駑闇特蒙拔擢將  
以臣能有狂失之言可以裨補聖德臣自奉職已來  
亦思竭忠効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逆敢陳  
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今吾以頽弱過蒙殊寵夙夜祗懼忝思先恩承風誠  
以自錯厲得爾委曲省以憮然意既在儉約又欲奉  
遵法憲豈忘於心國自宜有宅城內求不可得官徒  
右軍來踈覆此屋恐或不可久得側近宮掖故於國

作宅不作觀望使如凡家法足止而已耳平量盡圖  
當往相示動靜以聞臣雲言間一日敢獻瞽言以于

聞  
□□□□□□□□□□

聽天恩未加咎責猥發明令臣伏誦聖旨奉用歎息  
臣聞有國者不患宮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  
以賢人之在富貴莫不卑身節欲損已挹情能保其  
國家令聞百世歷觀古今以約失之者實寡以奢失  
之者蓋衆非天下之至德孰能居豐行儉在富能貧  
清儉節素自殿下家道此所以懷集四方而使兆民  
服者也世祖武皇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居無離宮  
之館身御家人之服先帝豈欲以此道止於治身而  
已者哉固將必欲遺訓百世貽燕子孫此固殿下所  
宜祗奉也昔淮南太妃當安厝臣兄比下墨機時爲  
郎中令從行太妃令追稱先帝養生送終事從節儉  
今宜奉用遺制不事豐厚令旨懇切言歸于約清河  
昔起墓宅發手詔又還毀朝野之論于今未已竊以  
西園第宅用功方嚴雖知聖德節儉有素猶復思關  
愚言以補方亦臣縉縉微忠昊天罔極之誠也至

被明令聖炳然嘉承至道奉以稱慶不勝下情謹

疏以聞

西園第既成有司啓觀疏諫不可

郎中令臣云臣言前啓西園第宅宜遵先帝節儉之

制不宜使至豐麗被命優隆言歸謙素臣奉以意

而聞屋宇之制既自崇竊聞當復起觀六間既非

前令之旨且臣亦竊用不安臣聞詩云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今四祖創基既垂成命哲王

繼體世祖恭儉殿下承之固宜奉不寧而自昔造第

過度民歎其勞瘁士譏其過尤謗言未弭而又加以

崇侈此誠不可不惜先帝背世曾未十年而儉德之

亡國為其首此又所以慷慨酸心而不敢不盡狂夫

之諫者也按晉魏以來諸侯奢靡第室滋廣未有如

國今日之甚者也古人之戒猶云無為福始况今猶

崇豐侈作為禍先此又臣所以寤寐憂歎忘寢與食

者也殿下誕應運期首建大國固將憲章令典貽範

萬世始基之制不可不慎今設為豐奢以示將來子

孫象之又何以能國且先帝勤家如彼其素殿下承

之若此其泰進傷奉國之典退虧隆家之業用之當  
身損盛德之譽垂之後嗣非興邦之制一舉而失四  
得此古人之所以長太息者也且第宅之過朝野所  
譏而監司結舌莫敢明言者實以殿下國之昵親朝  
所欽重故隱司過之鋒結執憲之繩耳後世直臣必  
將信威明法考制度禮愚以此觀有必毀之理苟此  
物不可終然誠不如不為使其無毀也今空設過制  
之物而終為直士之資臣又未見其可也唯殿下思  
愚臣之言時命有司必省此舉手權選伏用流汗

令中間表作舍先畫圖呈啓間數又五木林榑無  
他鏤飾示無乃越法奢靡古今無匹也間外啓作小  
樓比望河東公主園宅自不為觀故便聽之耳今行  
者嘆息致朝野之譏耶省奏具意勅毀之

王卽位未見賓客羣臣又未講啓

宜饗宴通客及引師

友文學觀書問道

郎中令臣雲言聞古之君子旣盛德在身又外求諸  
物是以廣納俊士博觀載籍朝夕師傅夙夜勤禮賓  
友嘉客講義於前往古來今日聞于耳故知積德廣

而流芳罔極伏惟殿下天資聰叡應期挺秀聖敬敷  
聞輝光日新卽位已來仍遭不造大禮雖闕哀故滋  
有賓客無接覲之宴師友闕講誦之禮愚臣所以寤  
寐永歎而私懷慷慨者也愚以宜發通客之令使朝  
士有接見之緣又可時與師友之學披觀文籍坐而  
論道非學無以聞義非士無以行禮禮義旣舉羣望  
允塞此臣下所以拭目思德音之發者也臣區區所  
懷敢以聞

令多喪故乃初未與羣官會同比當請師友文學內  
外官屬也

臣雲言臣前啓可與師友文學觀書論道今又天時  
清適正是講誦之日臣聞崇山之高不厭其峻滄海  
之量無限於廣是以周公一日萬事猶復旁觀百篇  
孔子假期玩年至於韋編三絕由是言之雖聖之弘  
亦不能不求之於學也伏惟殿下明德光邵天資秀  
朗方當光演文武允迪皇猷如復垂精古今之奧仰  
覽千載之籍則神道叡知無物不照且師友文學朝  
選於衆以德來教雖豐祿崇禮已隆其人而先王之

道未簡聖聽在位累載官廢其職每聽其言亦懷慷慨臣以可於良日就講經學先闡大道求播芳風愚臣區區敢獻瞽言

令多病疾難以辭公事為自力風疾連動故未能用小差當如所陳乞每識忠至之誠輒以存心

與駕比出啓 宜當入朝

郎中令臣雲言殿下自郎第日來既仍多哀故聖體亦恒不安和自不朝見二官已經年載前既比造趙軹近又自表出城至五日問訊輒以疾聞臣切所未

此恒字不

安愚以此五日與駕宜入朝臣聞事君之道苟在盡規知無不為是以愚臣敢獻瞽言

令多不快不數朝覲幸恩詔見恕耳五日當入朝也  
言事者啓使部曲將司馬給事覆校諸官財  
用出入啓 宜信君子而遠小人

郎中令臣雲言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事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率日決咸南等治書以下無所役司而察錢帛重寶奸吏多情出入之用誠宜使虛實當法以防檢巧偽然臣愚以



聖德龍興光有四大國選衆官材庶上肆業臣以虛  
薄忝竊朝右雖質弱任重無益補察至於奉已思勤  
昊天罔極中尉該大農誕昔清德淑慎恪居官次至  
衆官悉州問一一蹀聞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  
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廝賤非有  
清慎素著忠公定稱令猥使此等任以覆校大臣所  
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旣非開國勿用之  
義又傷殿下推誠納下曠蕩之量雖使咸能盡節益  
國使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  
無失况咸等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名使小人用事  
大道凌替此臣所以慷慨也亂之所興在於小人得  
親治之所廢在於君子自替廢興治亂由此而已臣  
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以愚宜發  
明令必罷此等覆察衆士一付治書則無外之度照  
光遠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謹隨啓以聞

國人兵多不法落

宜峻其陸以整之

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於橫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  
道聲聞京邑親信兵乃罵詈洛陽市丞遠近囂然聲

論日廣而王者前復所報每蒙寬宥故羣小敢肆其  
暴虐前輿駕當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  
上下司察念在奉宣而親信卒秦矯稱突關強市民  
物至使行道哀窮路人歎惋臣下祇命幸使罪人時  
獲僉以泰宜加重戮以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  
奸穢然身備王人雖不致法猶加捶楚主者秦秦依  
嬰決罰事寢不出而特令原秦秦之凶狡罰至大辟  
至於今日不蒙薄罰臣切以自今羣醜虎視競爲暴  
虐矣小人得志則下凌上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百  
倨傲反成却安功名之士議在不辱而顯等恃恩敢  
行侮慢臣時列啓并呈顯言事事寢不省是以自來  
拱嘿未敢多言而切見國法日侈而恩宥無已誠懼  
威禁遂頽醜聲滋聞愚謂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  
禁有司所執猶宜時聽不然以往則監司之吏鋒鉅  
靡加而準繩替矣臣忝切非據與聞國政服事以來  
荏苒三年朝憲多違威御無列好問不登而流聲播  
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收迹自替以避賢  
路退惟受遇微報未効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諫唯

陸士龍文集卷第九  
殿下哀明愚臣繾綣愚臣不以前後干迕多見罪責  
臨紙慷慨言不自盡

陸士龍文集卷第九

陸士龍文集卷第十

晉清河內史吳郡陸雲著士龍

明新安汪士賢校

書集

與朱光祿書

少長之禮教化所崇中葉陵遲舊章廢替追惟前訓  
思遵在昔敢慕高義謹奏下敬

與張光祿書 三首

長幼之序人倫大司季世多難失敬在昔敢希令典

求思自邁謹奏下敬以藉虔款

顧令文彥先每宣隆眷彌泰之惠懷德惟慙守以反  
側既晞仁風委心自昵加與沛君分同骨肉憑賴之  
懷疑心如結

加蒙顧遇重以傾倒唯亮歸誠石行文敦素篤邃道  
實茂淑器敏既美思學又快南州良德今者東行望  
風自託其意繼繼願厚接納副其乃心

與嚴宛陵書

少長之序禮之大司晚節陵替舊章殘棄瞻言令典

既慕欽承仰憑高風實副邦民謹奏下敬以藉虔款  
思復未遠庶免悔吝

嚴宛陵答

奉詠美旨流風綽遠復禮興仁命世之作獲尚齒之  
况無尊賢之報抱此未懷愧歎何有君子弘道厚文  
無施是用釋筆歸于神要

與戴季甫書 七首

雲頓首頓首惟夏始暑願府館萬福疾病處遠人信  
希少情問闕替中間曠年瞻慕敬想興言反側隆敦

比辱慰誨銜抱豐眷以增愚迹不勝勤企謹及君之  
書不以備

陸雲頓首頓首曠遠以來忽踰年載宗想輝蔭引領  
惟慕東歸之後疾患增瘵且道路悠遠不值信便久  
念自修而經年不果雖在伏枕至於結心注望實係  
光塵累蒙誨命舊眷惟新執對之曰如或面展長塗  
自替聽誨未由瞻企勤戀

守以委重表不且今更繼情季鸞公世相係徂落俊  
德茂業邦家之彥一朝並逝永爾淪沒哀痛切裂不  
能自勝奈何奈何江南初平人物失叙當賴俊彥彌  
縫其闕加在二賢楚國之良沉寶積實未童大朝重  
惟痛恨言增哀咽誠念仁風篤烈如在疇昔意愛所  
隆嗟悼之心誠不可言備蒙其分情兼切傷加承仁  
誨益以惻愴

武陵於荊州云多人士聞周孟子伍令明潘世長諸  
人並為美德心常依依今日遭遇良驥展士之秋也  
不審達者凡有幾人無因聽承誨語咨稟未聞每懷  
勤企表不盡言

陸士龍集卷十  
長游前下停此十餘日想德欣喜無以為喻分別恨  
恨于今戀之當暑遠涉益追心懸清粹沈茂思敏通  
微居德履道秉心真實貴一時良彥君之別久見之  
懽察風姿美令心神烈暢已成美器欽愛之情款然  
至實近聞若思未有通塗每用於邑

周安東昔奄薨徂追慕切剝不能自勝勲業有究早  
爾背世遺惠鄙州民物同哀備記名義情兼切裂在  
此會同每言高重武陵至心款列誠念篤終必垂悽  
愴王太楊孝友行素既簡清塵在此接近備其所顧

居心秉尚用志不苟公私操實疑為美器今為土斷  
品還此郡前群小虛妄遂下其編牒為之憤歎人物  
遠主藝倫多失願垂末光益有以潤區區至心謹復  
言意戴彥遠永昌猶為遠小想其必有惠政耳  
郭敬言蒸陽良才遠負為之邑歎以其姿望足以致  
高想不久爾耳石行文在無錫大有清積一州之高  
功長吏此家行素道實州閭所稱疇昔接事既盡其  
才願重榮益以成其實凡在羽埃思附鳳翼風塵所  
集無不拭目

與楊彥明書 七首

雲白欽明去書不悉彥先來得書以爲慰時去再荏  
歲行復半悲此推移終然何及漸已欲熱想自如常  
悠悠守限良談未日眇然東望思以叙至及反憤罔  
不多行矣愛德往來相聞

陸雲白省示累紙重存往會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  
速之甚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  
近之已耳順之年行復爲憂歎也柯生而多悅樂春  
未狀秋風行戒已悲落葉矣人道多故懽樂恒乏教  
遊此世當復幾時各爾永鬲良會每闌懷想親愛寤  
寐無忘書無所悉

彥先來相欣喜便復分別恨恨不可言階塗尚否通  
路今塞令人罔然名論允進遠而有光者度此顯期  
不淹民望耳塵堂之士比迹山歎栖者悲豈唯一人  
少明湘公亦不成遷名公之舉且可以爲資然今恨  
恨當行行復有宜耳

彥先相疾疾患衛欲增廢深爲恒然行向襄篤疾來  
應百年之望雖未必此爲疑然親親所以相卹之一

感耳想懃服藥行復向佳耳吾既常羸聞來體中亦  
恒少賴曰爾勿勿則堪自力未速待罪會期難尅情  
之戀想何勞之多好自愛屢相聞

行言竟行令人恨之已當至未耶能少留不世明篤  
行至性如前後所論語其偶爾旋已能悟耳而聞其  
遂於愬其使愕然寧以所不可虧一國之清格乎輒  
便絕意彥先所一二

載會稽如是便發分別恨然一得名士唯當有此君  
耳失分重勞令人歎息善得日夕真家人若思望之  
清才後類一時之彥善並得接九月中可得達東禮  
衡陽長沙甚快東人近未復有見叙者公進屈久恒  
爲邑罔黨方有清塗薄國讓在內中大有好稱此家  
一時美德也在事又佳甚快甚快

永耀已葬冥冥遠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懷柰何柰何  
聞伯華善佳深慰存亡人生有終誰得免此且使繼  
嗣克勝堂構有紹亦存亡願也明類喪索同好日  
盡如此生輩那可復多耶臨書酸心

與陸典書書 七首



雲再拜自曠但爾已復經時限制長路惟親未期吟  
近晨風傾匡結言來誨綢繆篤眷彌隆誦玩千周以  
當侍會靜言莫瞻翹翹仰慕大人汜愛在我尤弘每  
銜思戀何時去心限此省省願言用替遙瞻靈在感  
時情傷往來信理自更繼情如有信唯不玉音  
雲再拜侍郎比侍數會同邪常憶戀此君不慙有殞  
此君公私並憎年長而志新齒邁而曾勤家宗美者  
也常感其篤分封之始年相見重達其至心  
雲再拜日月運邁何一流速銜哀經變思愈深七靈

處彼黃墟幽曠在遠之億心常愴裂含痛靡及悠悠  
柰何想時時復一省視思至心破無所厲情叔父一  
兄故尚未達想不久至耳深憂徙際公私哀罔曠離  
山墓永適異國四時靈寂桑梓靡循且念親各爾分  
析情感復結悲嘆而已知大人每垂卹逮也臨表悲  
猥絕筆餘哀不知所次雲再拜

每念彥先情兼剝裂年盛志美令姿可借舉口及不  
知心傷也

雲再拜國土之邦實鍾俊哲太伯清風遯世立德龍

碗東嶽三讓天下垂化邁迹百代所晞高蹤越於先  
民盛德稱平在昔績及延陵繼嚮馳聲沉淪漂流優  
遊上國所音察微智越衆俊通幽暢遐明同聖荷言  
偃昭烈於孔堂負武邁功於諸侯自秀偉相承明德  
繼踵亦爲不少吳國初祚雄俊尤盛今日雖衰未肯  
下華夏也來誨所及遐邇同懷重及二聖下逮衆子  
或生羗狄或在邊域勳美之隆實如嘉誨愚以東國  
之士進無所立退無所守明裂皆苦昏未如意雲之  
鄙姿志歸丘壟章門閨齋之人晞天望之冀至於  
詔平禮之遐蹤結高肝於中夏光東州之幽味流榮  
勳於朝野所謂闕管以瞻天緣木而求魚也重申不  
烈雲再拜

雲再拜每惟大人挺自然之妙質稟淵姿之弘毅克  
壯其烈兼詠之道希文尚武潛居以娛其志靜處以  
育其神遊步八素之林逍遙德化之園豈如未者牽  
曳爍爍世道通明俊又在官焉使晞世之寶久隱岑  
嶮之山逸景之迹未繫幽冥之坂方將車乘回輪束  
帛箋箋排金風於太微跨天路以妙觀恢皇綱之大

烈垂榮祚乎祖宗此乃大人之所宜循非凡夫之可企望也無因親展書以言心心之所積萬不叙一雲再拜雲再拜臣鄉前行陵有小事唯以具聞事已大了猶以為願行欲取歸念別方至豫以愍然每相見未嘗不以大人為言想令仁士光令遠公然兄弟屢數常存思想想令遠分好已為綢固彥思復蒙誘掖耳無因觀對言不盡心屢垂誨以慰遠思雲再拜雲再拜臣卿在臺高譽洋溢洛邑之內無不欽敬東南之貴寶真不但會稽之篠蕩也每會常共歌詠信

無一面不歎吟也想方周旋携手散今日之恩耳雲再拜

雲再拜輒宣來意仲應此家大自欽重大人黨已見其意耳

六卷三葉五十一  
宋本脫

雲再拜不知從事今在州得假歸耳想今來得行有緣侍面耳每得令遠書感賴豐化言歸于款來誨恤及亦為無已情深欣如云在身年歲及人名聞難集非賴師友何以自濟願敦惠助為之光輔臣仁在此華亭之望以大人為宗主且令小大得分亦崇洪業

也雲再拜

附車茂安書

永白聞因王弘季有書恠足下無荅外甥石季甫忽見使爲鄧令除書近下因令便道之職得此罔然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三四日中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不可忍視外甥之中老人真自受恤季甫恒在目下卒有此役舉家慘感不可深言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蠅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如其不行恐有節目良爲愁憤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車永白

荅車茂安書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况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鄧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感何可爾耶輒爲足下具說鄧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過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

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鉞成  
雲下鉞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通滯之穀  
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  
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墮  
而蒹葭萎林鳥祭而尉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  
且繞堙密岡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狩  
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  
隔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蚌捕魚鱸鮪赤尾鮪齒比日  
不可紀名鱠鮓鮓炙鱖鮓炙石首臠鮓鮓直東海之  
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  
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  
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涇渭飲  
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  
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  
身在鄧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  
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  
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嘆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  
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

陸士龍集卷十  
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墳婦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  
送勿為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真說此意吾不虛言  
也停及不一一陸雲白

車茂安又荅書

未曰即日得報披省未竟懽喜踊躍輒於母前伏讀  
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  
山海經異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  
無其事耳雖爾猶足息號泣懽怍笑也府君入後月  
當西出足下可豫至界上吾欲先一日與卿相見也

荅不復多車永白

弔陳永長書 五首

雲頓首頓首哀懷切恒貧弟永曜早喪後德酷痛甚  
痛柰何陸士龍頓首頓首

雲頓首頓首天災橫流禍害無常何圖永曜奄忽遇  
此凶問卒至痛心推剝柰何柰何想念篤性哀悼切  
裂當可堪言無因展告望企鯁咽財遣表唁悲猥不  
次雲頓首

永曜茂德遠量一時秀生奇蹤瑋寶灼爾凌群光國

隆家人士之望冀其永年遂播盛業携手退遊假樂  
此世柰何一朝獨先彫落奄聞凶諱禍出不意拊心  
痛楚肝懷如割柰何柰何豈况至性何可爲心臨書  
鯁塞投筆傷情

與永曜相得便結願好契闊分愛恩同至親憑烈三  
益終始所願中間離別但爾累年結想之懷夢寐仍  
佛何圖尚忽爾便成永隔衷心慟楚不能自勝痛當柰  
何柰何義在奔馳牽役萬里至心不叙東望貴舍雨  
淚沾襟今遣吏并進薄祭不得臨哀追贈切裂幸慎

另起

至念書重不知所言永曜素自強健了不知有此患  
險戲之災遂不可救豈惟貴門獨喪重寶此賢之殞  
邦家以瘁情分異他痛心殊深已矣遠矣可復柰何  
追想遺規不去心目悠悠無期哀至裴裂不知何言  
可以言知酷楚而已

弔陳伯華書

二首

大君遠資高數世之瑰瑋當光裕大業茂垂勳名柰  
何日朝早爾喪墜自聞凶諱痛心割裂追惟哀摧肝  
心破剥痛當柰何柰何相念夙年奄嬰哀艱扳慕不

及當可為心牽役遠路無因奔馳東望靈宇五情哽  
咽割切哀慕書重感猥不次

昔與大君分義歎篤彌隆之愛恩加兄弟憑此烈好  
要以始卒何圖大君獨先早世遠聞諱問若喪四體  
拊心慟楚肝心如割柰何柰何豈况至性當何可言  
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臨喪以叙悲苦計往人到貴  
舍之日揮涕而已投筆歔歔

移書太常府薦張瞻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恩和人神莫不

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  
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  
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  
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  
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陸及階遂  
升樞與抽靈匱於祕宮披金滕於玄夏思樂百氏博  
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  
道屬書篇章光覲含竒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  
虛藏器製裳襲錦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



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儷恨方今太清闢  
 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  
 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  
 瞻沉淪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  
 纓王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朝之偉器廣樂  
 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宋板十二卷空九行

陸士龍文集卷第十

士龍六歲能文性清正有才與兄士衡齊名人

謂士龍文雖不及而持論過之其所著有集十  
 卷然人間之傳率皆錄本仍譌踵誤不便覽觀  
 吳士陸元大近刻士衡集訖工復取斯集以予  
 家本校而刻之其亦有功於二俊者哉正德己  
 卯七月之望太僕少卿郡人都 穆

丁未... 刻本... 校訛... 常熟陸昭典識  
 凡字... 得之八九有... 刻一字無訛  
 嘉... 偶書

丁未... 刻本... 校訛... 常熟陸昭典識  
 凡字... 得之八九有... 刻一字無訛  
 嘉... 偶書  
 丁未... 刻本... 校訛... 常熟陸昭典識  
 凡字... 得之八九有... 刻一字無訛  
 嘉... 偶書

繫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愀恨方今太清闕  
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  
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  
瞻沉淪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  
纓王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朝之偉器廣樂  
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字板十二卷空九行

陸士龍文集卷第十

士龍六歲能文性清正有才與兄士衡齊名人

謂士龍文雖不及而持論過之其所著有集十  
卷然人間之傳率皆錄本仍譌踵誤不便覽觀  
吳士陸元大近刻士衡集訖工復取斯集以予  
家本校而刻之其亦有功於二俊者哉正德己  
卯七月之望太僕少卿郡人都 穆

丁未二月十日辰刻寒雨中毛黼季宗刻本再校訖常熟陸貽典識  
凡宋板書未嘗無脫誤然在處三得之八九有謂宋刻一字無訛  
者可為一槩也勅校畢二俊集偶書

丁未通版十有四日從何子道林乞得此本黼季出宋刻既與  
黼季校一本隨又校得此本凡皆校過兩次宋本為字亦俱甚入  
其餘當無遺惜宋本殘缺不能無恨耳貽典再識

丙辰錢胤文友堂持校本二俊文集來謂陸勅<sup>是</sup>手校細  
審寔是陳仲魚所傳錄因臨寫士龍集於此本具士衡  
集則移錄正德本上其原底本固正德本也丁巳上元日  
沅林識

癸酉秋七月從南海潘氏借得佳一底  
舊藏宋本陸氏<sup>士</sup>就集補校第六至第十  
共五卷沅林識

